

經部

孟子集編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横去聲朝音潮○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

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

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

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宫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

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郳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

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七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

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攷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故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

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宫也堯舍舜於副宫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禄者天禄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禄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為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舜為法也衍義

○萬章問曰敢問交

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

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

民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攷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

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

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輙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

在愚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南軒曰讀孟子此章所以荅萬章者反復曲折可謂義之精矣問交際何心則曰恭蓋交際之道主乎恭也問卻之何以為不恭則以謂尊者有賜若念其取之義與不義而後受則非所以敬事乎其尊者也吾知不虛其賜我之意而已豈暇問其所自哉若夫萬章之說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則是乃不恭之心而辭何為乎然而其受也必交以道而接以禮使交之不以道而接之不以禮則固有所不受矣於齊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亦尊者之賜也然未有辭則是貨我而已其交也固非道其接也固非禮此所為不受也蓋亦非為其取之不義之故初亦無害乎交際之恭也萬章於此有疑焉謂有人於此禦人以兵而得貨然交以道餽以禮則君子固亦受與孟子謂禦人而奪貨者此所謂大憝有國者之所必禁不待教令而誅者三代之法同不必設辭而可知者居今之世其法為甚著奈何而可受其餽乎萬章謂既

以為不可則今之諸侯以非道取民與此何異而君子以善其禮際而受之可乎孟子謂事固有輕重若以為有王者作將不待教而盡誅今之諸侯乎抑亦教而不改而後誅之也以理論之則必待教而不改然後誅之明矣然則其可與不待教而誅者同日而語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者蓋充夫非其有而取之之類以極義之所在而比之為盜則可若便以為與禦人奪貨之盜同罪則豈可哉大抵聖賢因汙隆而起變化辭受取與皆天下正理過與不及為失其正理則均也魯之習俗必獵較而後以祭孔子仕於魯亦不違也而況於受其賜乎萬章聞是言則又疑孔子之仕所事者道而何獵較為也孟子以為孔子於宗廟之祭先簿正其祭器立之彝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蓋四方之食非簿正之常典也然於獵較而供祭之事猶有所未廢蓋由簿正之事而正之其施設則有次第矣而萬章以為既不能遂盡正之則曷爲不遂去孟子謂為之兆也為之兆

者正本開端而為可繼也聖人之為如天地之化不疾不徐雖曰為之兆而化育之大體已具矣在他人緩則失時速則反害蓋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以無序而不和也兆足以行而不行者蓋以其兆固可繼此以行而有所不得行焉則命也夫然後去之故亦未嘗有三年之淹焉其先後遲速皆天理也此所謂聖之時者歟於是遂論孔子之仕有三焉行可之仕謂其兆可以行者也際可之仕謂遇聖人以禮者也公養之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遇以禮而養以道者聖人亦豈得而絶之乎讀是章者涵泳而精思之亦可以窺聖賢之用而知辭受取與之方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禄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為貧者辭

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以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

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禄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南軒曰此章言為貧而仕之義夫仕者豈為貧乎哉蓋將以行道也而亦有為貧而仕者焉是猶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也而亦有為養而娶者焉然則為貧而仕與為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既曰為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於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為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抱關擊柝亦以為宜者本為貧故也孔子嘗為委吏嘗為乘田矣聖人篤誠雖居下位必敬其事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其職在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禄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

假為貧之名安享寵利而恬然曾不以為愧此可勝罪哉必不得已為貧而仕其以抱關擊柝之為宜則可矣嗟夫觀夫子為委吏而曰會計當而已矣為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則夫子得政於天下其所當為者如何哉事有小大而心則一也亦曰止其所而已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

蓋繆公愧悟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南軒曰萬章所謂

託於諸侯蓋以為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孟子以為非禮以其無是理故也然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居其國則為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焉受斯可也若欲以自託而虛享其祿賜則於義何居乎名不正則失其序而不和故孔子論之至於禮樂不興而民無所措手足君子之於禮樂不斯須去身者其動未嘗不當名正而言順故也曰不敢者以其無常職而受賜陷於不恭故不敢也雖然此士之所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之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夫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而受之之義也至於餽之之久而僕僕然亟拜則是徒為餽而已徒為餽則與養犬馬之道何異烏有君子而受其犬馬之畜者乎故及其久也則再拜稽首而不受蓋繆公雖有悅賢之名不能舉而用又不能以禮養之也賢者其肯處乎其以禮養者繼肉是也蓋不敢以是而數瀆之故使繼之而已雖然此及乎養之之禮

而未及乎舉之之道也若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而養道之盡也事之以九男女之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而養之於畎畝之中惟恐不得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為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為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為君者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之道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

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

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

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南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迷於物欲君子存其良心故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

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説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髙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攷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

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

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曰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若異姓不合則可去蓋君臣以義合故也○愚案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平諫懷王不聽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亡可奈何而後已可謂忠矣然忿而沈淵則過也致堂胡氏嘗論之曰世謂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以優劣判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故邪原則褊介悻直揭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

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胡氏之論向甚當然於平則貶之太過必如朱子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然後為當其實爾又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肸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在也○又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編卷十

孟子集編卷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園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巵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南軒曰有太極則有兩儀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性之所有而萬善之宗也人之有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取之也若逆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杞柳為喻其言曰以人性為仁義則失之甚矣蓋仁義性也而曰以人性為仁義則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或謂杞柳之可為桮棬亦性也朱子曰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桮棬然須斬伐栽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曰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桮棬若杞柳可為而梗楠不可為又是第一重義理不當引以為說○愚案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

服馬理不可也或人之說蓋本於此然杞柳之為桮棬尚須人力仁義之性本於自然不待著力此朱子所以不取之也其義精矣○衍義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於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矣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瀠迴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

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或問告子揚子之說如何曰告子以為性無善惡揚子以為性有善惡其言雖同而所以言則亦不無少異也○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

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有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衍義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有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人物之生天賦

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爾如一江水杓取只得一杓碗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邪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與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

得許多道理過故無不通雖有氣質昏底亦可克治使
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以本論之其理則一
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
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
可見若戕賊之便枯瘁不悅懌亦似有知者○問理是
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
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孟子言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不知人
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一轉語須著
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故孟子見得人性同
處直是分曉直截却於此似未甚察○問氣有清濁而
理則同如何曰理如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
光輝自然發見在愚不肖則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
泥沙則光輝方可見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只為氣昏塞
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生之謂氣生之理謂

性○孟子以理言性告子以氣言性○問告子云云曰合下便是錯了他只是說生來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性正如禪家說作用是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釋氏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妄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邪○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若如此說却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案程子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蓋不以生之謂性為非故朱子云云其義益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

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

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佛者之言以

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誠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敎不成故有杞栁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生之謂性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莫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獘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迄無一定之論也○告子只知有人心不知有道心故有食色性也及義外之問○南軒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

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説行則天理不明而人欲莫之遏矣至於仁内義外之説其失又甚焉彼以為長之在人如白之在彼曾不知白之為色一定而不變而長之所宜則隨事而不同也若一槩而論則馬之長將亦無以異於人之長而可乎長雖在彼而長之者在我蓋長之之理素具於此非因彼而有也有是性則具是理其輕重親疏小大遠近之宜固森然於秉彛之中而不可亂事物至於前者雖萬有不同而有物必有則泛應曲酬各得其當皆吾素有之義而非外取之此天所命也惟夫昧於天命而以天下之公理為有我之得私而始有義外之説孟子告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使知夫長之之為義則知義之非外矣而告子猶惑焉謂愛吾弟而不愛秦人之弟是以我為悦故曰仁内也長吾長而亦長楚人之長是以長為悦故曰義外也曾不知所以長之者非在我而何出哉故孟子復以耆炙喻之同為炙也而所以耆之則在我然則以其在彼

之同而謂耆炙之為外可乎雖然長我之長義也長楚人之長亦義也長則同而待吾兄與待楚人固有間矣其分之殊豈人之所能為哉觀告子義外之説固為不知義矣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者哉彼徒以愛為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所存也徒以長為義而不知所以長之者固仁之體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其知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

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荅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義之在内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南軒曰季子不知性故於義内之説有疑焉公都子荅以行吾敬故謂之内亦未為失也蓋敬之所施各有攸當是乃義也然公都子未能本於性而論故聞季子先酌鄉人之論則無以對之蓋庸敬於兄義也以鄉人之長酌而先之亦義也可敬雖在彼而敬之者在我故孟子以弟為尸為比夫兄之當敬鄉人之酌當先與夫為尸者之當敬皆其理之素定而不易者也然則其為在内也明矣而季子猶惑焉蓋以叔父與弟為在外而不知其義之存於内内外之本一也公都子蓋有發於孟子之言故以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譬之蓋冬之飲必湯夏之飲必水是乃義也而豈外乎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説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

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始此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説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有清者為賢稟有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案程子此説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

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説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攷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果何物○性既善才亦可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非是才如是乃是我使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不能盡其才謂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論情可謂善因曰李翶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説陷於其中不自知○理醇而氣雜理精一故醇氣粗故雜○胡氏説性不可以善言本

然之性其尊無對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某嘗辯之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無惡可對此天之賦予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行得善者即本然之性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乎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是有兩性矣其得於天者此性也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行得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裏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爾然文定之說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揔老揔極聰明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是否揔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揔之言本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父子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以善為贊歎之辭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

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能熟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繼之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知言之論性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未有害最是好惡性也大錯○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相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相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其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之說如何先生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非小失也性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可乎若如此則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矣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白雲郭氏言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先生謂極本窮源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極本窮源之發耳○南軒張氏曰善者性也能為善者才也○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為非而設三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辯

猶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眹兆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耳　衍義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

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禮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集義呂氏曰我心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茍無私意我心即天心○謝氏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淺不如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最親切有滋味云云見前○又云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

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問旦晝不梏亡則是養得這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養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盛則仁義

之心亦完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孟子此段首尾正為良心設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非也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耳平旦之氣亦清亦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至旦晝所為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為能梏亡其良心也○問平旦之氣先生云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汩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息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亦不能清矣○氣與理本相依旦晝所為不害於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旦晝應事接物亦莫不然○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動○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

之息雨露之潤○問夜氣曰前輩皆無明說其因將孟
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良能也與聰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熟讀深思
道理自見○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
所以神明不測○范純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程先生
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是否曰此一段說
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
別有說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
孟子之意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
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
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心不在只是兀然守
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
未應接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曰只要提他
醒便是操○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
謂○存亡出入一章乃是正說心之體以其妙不測如
此非獨能安靜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

管豈專為其已放者而言邪今專指其安靜純一者為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又曰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南軒曰日夜之所息者蓋人雖終日汩汩於物慾然亦有休息之時也程子曰息有二義訓休息亦訓生息息所以生也心非有出入因操舍而言也操則在此舍則不存焉矣以其在此則謂之入可也以其不存焉則謂之出可也○又曰浩川熊定從伊川學以其所見作牧牛圖如非禮勿視則牛眼白非禮勿聽則牛耳白非禮勿言則口白非禮勿動然後身白豬溪得其圖以寄猶子大原張於書室一日母翁夫人見之指心曰只這裏轉了後那得許多事○案此可與范太史女論心一段參觀○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子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愚嘗推衍朱子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

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闔竅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愚謂物欲之害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子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衍義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薫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

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

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南軒曰二者不可得兼言權其輕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而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與人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者非真知義之重於生其能然乎其舍生取義猶飢之食渴之飲亦為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謂禮義所惡謂非禮義也所惡如是乃為得性情之正若但知樂生惡死而已則凡可以求生可以辟患者無所不為天理

滅而流於人欲之歸矣又曰嘑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又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天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仁是無形迹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皆是放了又曰仁是本心之德存得此心便無不仁如說○孟子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本心常存耳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

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衍義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愚案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又永嘉鄭氏曰覽鏡而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牕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内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

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南軒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然所以養之者則有道矣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氣容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焉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而知所以養則自拱把至於合抱可以馴致於身而知所以養則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耳曰弗思甚也蓋思之則知身之為貴而不可以失其養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一木之不若矣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

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也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

小害大賤害貴也○飢渴飲食是亦理也人所為賤之者為其但知口腹之養而失其大者耳如使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為養其尺寸之膚固亦理義之所存也故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為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有窮極此人之所以違禽獸不遠也天理明則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道乎天地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

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南軒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夫有一毫要人爵之心則有害於天爵其脩之也亦慕其名而已○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貴於已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禄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正勝邪須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南軒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於久而勿舍若一暴而十寒倏得而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哉學者觀於此其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寖明則人欲寖消矣○及其至也純是天理以水勝火不其然乎

孟子曰五

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南軒曰此勉學者為仁貴乎有成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也然為之而不至則未可謂成人况於乍明乍暗若存若亡無篤實悠久之功則終亦必亡而已矣云云未至於顔子之地皆未可語夫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

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南軒曰彀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彀鵠在彼而彀在此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為聖賢也聖賢曷為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為方員也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斫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埽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者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埽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

不可以不知

孟子集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孟子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姚培敦

孟子集編卷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

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

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問云云曰楊氏之說有曰佛者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此乃自得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周遮便更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

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運水搬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横作用為竒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余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周遮著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物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為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始是妙用處求之揚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弁音盤○髙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廹切之情也曰固哉髙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髙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或問五十而慕何必舜武夷胡氏曰所謂慕者不變其初心也初心者赤子之心也為舜父母日欲殺舜與他人父母不同故獨言舜耳此一節又當與前章參玩云○又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里克諫不聽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季武子立其愛子悼子而以長子公鉏為馬正公鉏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

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果喜而厚之為人子者不幸而處愛憎興廢之間則於里克閔子馬之言可不念之哉○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案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攷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

生之號則不可_{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説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_{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曰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蓋不可不謹於其源也夫說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然由宋牼之說而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事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自衆人論之惟欲其說之行而不睹其害於後在君子則寧說之不行不忍失正理而啟禍源也故使二君悅於利而聽從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以至於觀聽之間亦莫不動焉上下憧憧徒知利之為利則凡私己而自便者無不為也人

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不暇恤矣則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說而說以仁義使二君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則皆知仁義至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非以是心相與人心正而治道興矣三代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同所以說者異毫釐之差霄壤之分可不謹哉學者有見於此則知五伯之在春秋為功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曽西之所以卑管晏而尊子路者也則庶乎知入德之門矣○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行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南軒曰淳于髡以孟子為卿於齊未久而遽去疑其為自為而非仁者之所為蓋髡徒知以為人為仁而不知仁之理存乎性者也故伯夷之不以賢事不肖伊尹之五就柳下惠之不惡不辭而皆為趨於仁以其皆本於天理之正故爾若拘夫為人之名以為仁而咈其性之理則所謂愛之本先亡而其所以為愛者特其情之流耳豈不反害於仁乎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識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

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

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罪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案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賔賔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所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

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南軒曰孟子下章云云大抵於此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富國强兵為急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為富强之計則君益驕肆民益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由是道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以不由其道為先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由仁義之道變而為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

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隳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富國强兵之説至於秦可謂獲其利矣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絶滅之中人心内離豈復為秦之臣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寧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强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案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蚤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税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

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

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

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户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户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南軒曰此三者足以盡君子去就之分舍是三者則皆為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畒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

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濵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横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曰天將以大任降於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之所為哉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其所遭若彼而所成就若是乃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以舜之生知非有待於處憂患以成其德也舉舜之起於畎畝以見聖人亦

由側微而興耳若在他人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所云是已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欲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使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懼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困於心謂有所攖拂於心衡於慮謂有所欝塞於慮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油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憤悱發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言盎然默識其理之所在也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則又推而言之以謂為國者亦然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蓋泰然自以為是自以為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於滅亡而不悟矣大抵治亂興亡常分於敬肆之間使在內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

而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為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泰施之於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為福也死言死之道天命絕于其躬而敗于其家凶于乃國者也然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歷則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然則所謂死於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於憂患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南

軒曰屑與不屑就不屑去之屑同訓○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之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天之於物亦然傳曰天有四時雨露雷風無非教也

孟子集編卷十二